



柴燒 · 自然落灰釉 · 柴燒陶

文／吳明儀

柴燒

遠在還沒瓦斯和電力的時代，秦朝的兵馬俑、唐三彩、宋朝的建盞（天目碗）、青瓷、白瓷、鈞窯、定窯、汝窯、清朝的郎紅瓶、青花瓷等，我們熟悉的中國歷代陶瓷皆是以木柴當燃料用柴窯燒製而成，那麼為什麼和現代所稱的「柴燒」陶瓷製品不一樣呢？



柴燒自然落灰釉不只是大量落灰的堆積，從窯體的形式、土的調配、擺放位置火的觀察、薪柴的運用等，皆柴燒陶自然落灰釉的各種變化與成因

舉明、清瓷器為例，坯體上釉為表現釉彩或繪畫圖案，用傳統柴窯（龍窯）燒製，作品彩繪或上釉後會裝入「匣鉢」，匣鉢用來隔離燒製過程中形成的落灰釉避免汙染瓷器。這和臺灣早期蛇窯燒製酒甕水缸也有相似的狀態：在水缸、酒甕坯體表面上一層釉藥燒製，柴窯火塘後砌築一道擋牆，降低火焰直接接觸坯體，也減少窯頭燒成溫度高而大量柴燒自然落灰附著。由此可見，傳統柴窯燒製陶瓷主要目的是取其溫度，視大量沾染自然落灰造成釉色不同為瑕疵品。

陶瓷史上柴窯（窯爐）是製陶不可或缺的設備，柴燒技術（燒窯）著重在溫度的提升，將土坯燒製成堅硬的陶瓷製品為首要，但早期設備和材料、技術未臻成熟，製成的陶製品因泥土材料雜質多，或燒成溫度不及燒結溫度容易導致燒成後滲水，故施以



筆者在建築物頂樓砌築改良式柴窯（1999年）



柴燒自然落灰釉表現以落灰大量堆積表現為主，落灰厚易產生結晶效果，如《黃金瀑布》

一層釉藥防止滲漏，後演變至釉色和圖案表現，和現代臺灣的柴燒陶的概念全然不同。

自然落灰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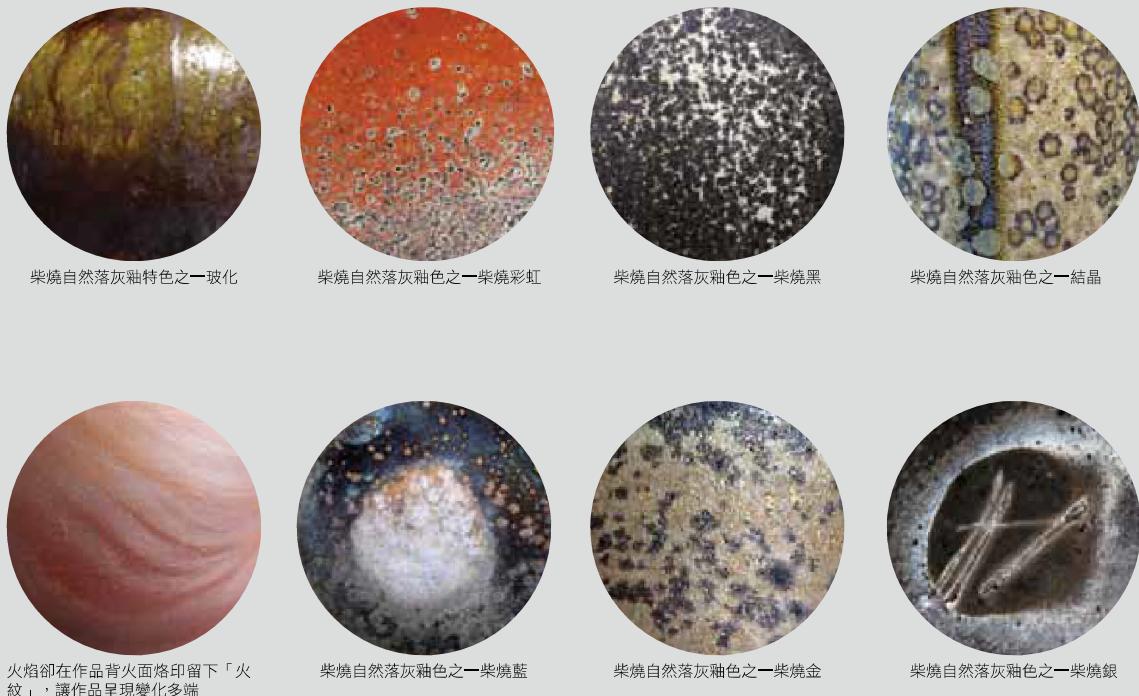
80年代臺灣傳統柴窯屈指可數，因時代進步，傳統的柴窯燒陶已經被視為落伍、費時、費力的燒陶方式，筆者提出新觀點：因柴窯燒製過程中，木柴燃燒的火焰直接在坯體上留下自然的「火紋」，木柴燃燒過程的灰燼，隨著熱氣流飄落在作品上產生「自然落灰釉」，使作品色澤溫潤且變化多端，在作品的受火面與背火面所產生的自然陰陽變化，是電窯、瓦斯窯所不及的。落灰經高溫熔融，形成自然的落灰釉乍看不甚起眼，但越看越耐看就是柴燒作品迷人之處。

幾經推廣愈來愈多人投入柴燒領域，常有人問：臺灣柴燒陶特點是不上釉柴燒，那麼為何燒成作品表面會如同上釉般的釉層與豐富的色彩？因為柴窯燒陶時，木柴燃燒後的灰燼，會隨著熱氣流飄落在作

品上，當窯內溫度高達1,200°C（依木柴種類而有所不同）以上時，木灰與坯體表面開始熔融，不同溫度時段所累積的木灰，受到窯內氧化或還原氣氛的影響，其中的金屬礦物會使形成的釉面呈現不同的色彩變化，這種方式形成的釉稱為「自然落灰釉」。作品因不同的土、窯的型式，擺放位置，木柴與燒窯技法的不同，會呈現不同的結果，有像沾



薪柴燃燒後，灰燼隨著火焰流竄，落在作品之受火面，經高溫熔融後形成「自然落灰釉」



染厚厚的、粗糙的、似熔未熔的灰，呈現粗獷的質感、樸拙的色彩等。從前柴窯燒製陶瓷時，想盡方法以匣鉢和擋牆阻隔自然飄落的木柴灰燼，經高溫熔融形成的釉面（柴窯的窯壁可見）即是自然落灰釉；而「自然落灰釉」顧名思義，落灰必須是自然飄附其上，排窯時人工灑灰和吹灰、上釉柴燒皆不屬之。

木灰附著陶坯產生化學作用，但對窯壁、窯具因長期使用而大量附著沾黏侵蝕，使窯具壽命減短。柴窯燒的時間往往需要2-3天以上，且溫度至少需達到1,260度，否則落灰量不足，是不盡其功的。也因此木柴的消耗量大（1立方米的窯約需2、3噸柴，視窯大小、燒窯時間而有所差異）柴燒時須持續投柴耗費極大的體力與耐力，都是造成柴燒陶作品成本比瓦斯窯或電窯較高的原因。

臺灣「柴燒陶」新頁

對筆者而言，柴燒雖是古老的技術，但不應該被傳

統觀念束縛，每次燒窯都應該有些不同，設定不同的質感與燒窯模式，雖然增加失敗的風險，但作品會有截然不同的驚喜與差異，也因為有差異，每件作品才有存在的意義，如果沒有差異，就是複製的形式，錯失柴燒豐富多變的質感與色澤，也無法累積有價值的柴燒經驗。柴燒的魅力來自親力親為的窯燒過程，柴燒陶的價值在於超越傳統的創新。

隨著時代進步，窯的型式進化為瓦斯窯、電窯。傳統柴窯風光不再，臺灣只餘幾座大型傳統柴窯仍保留，但因燒窯人力、物力高，多轉型觀光。

柴燒陶不僅僅是柴燒，是人、土、窯、柴、火結合，以自然界的力量飛舞出生動流暢的線條，揮灑自然多變的神采，留下雋永的表情，其自然落灰釉有許多變化，依其特點有玻化、無光、石質、火紋、火痕、金彩、銀彩、虹彩、柴燒紅、金紅彩、柴燒黑、柴燒結晶、柴燒藍等柴燒自然落灰釉特色，並以下圖片輔助認識。